

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(四)

錢賓四先生全集

錢穆 著

21

錢賓四先生全集

◆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(四)

聯經



A89015

錢賓四先生全集 ②①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第四冊

錢 穆 著



序

余治宋明理學，首讀近思錄及傳習錄，於後書尤愛好。及讀黃、全兩學案，亦更好黃氏。因此於理學各家中，乃偏嗜陽明。民國十九年春，特爲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編撰王守仁一冊，此爲余於理學妄有撰述之第一書。民國四十三年來臺北，流亡喪亂，羣思振奮。總統蔣公提倡王學，友好勸余重刊舊著，遂稍加增潤，改名陽明學述要，由正中書局印行。前後相距，則已二十有餘年矣。然余於此二十餘年中，思想逐有變。民二十六年在南嶽，多讀宋明各家專集，於王龍谿、羅念菴兩集深有感。余於程朱，亦素不敢存菲薄意。及民國三十三年在成都華西壩，病中通讀朱子語類百四十卷，又接讀指月錄全部，因於朱學深有體悟。民國四十年、四十一年，寫中國思想史及宋明理學概述兩書，於舊見頗有更變。及民國四十九年赴美講學耶魯，始創爲論語新解，前後三年，逐章逐句，不憚反覆，乃知朱子之深允。民國五十三年，始竟體通讀朱子文集百二十一

卷，翌年又再讀語類全部。遂於民國六十年，完成朱子新學案。前後凡六年。此後又爲朱學流行考，自黃東發以下，迄於清代之羅羅山，逐家參究；乃於王學，更深覘其病痛之所在。余不喜門戶之見，本編彙集討論明代學術，乃若於王學多有指摘。回視最先所爲王守仁一書，則已相距四十七年矣。猶念民國五、六年間，余授課於本鄉蕩口鎮之鴻模小學，暑假護送學生至蘇州考中學，隨身獨携陽明傳習錄，於考場外客室中研玩不輟，距今則踰六十年矣。雖此六十年來，迭經喪亂，而古人書本，迄未放棄。尤於宋明理學家言，是非得失，始終未敢掉以輕心。讀斯編者，於編中各篇著作年月，及先曾刊布之諸種，幸能循其先後，統加披閱。余縱未敢自認爲已得定論，然畢生心力所萃，決不願於先賢妄有軒輊，則區區之誠，所欲掬誠以告於讀者之前也。又余爲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一篇，收入前編，發明元儒皆高蹈不仕，隱遯林野，其風迄明之開國不變。尤於讀草木子一書有深感，因悟宋、明兩代政風不同。宋崇儒道，明尚吏治。永樂族誅方正學一案後，明儒淡於仕進之心，益潛存難消，故吳康齋特爲明代理學之冠冕。陽明稍不然，乃遊其門者，皆多無意於科第。故王學末流，惟盛唱人皆可以爲聖之高論，而治平大道，多不顧及。道、釋兩家乘機暗滋，而三教同歸之說遂成時代之潮流。東林、戴山起而矯之，而明祚已不永。此亦治明代理學者一極當注意之問題也。此乃關涉明史之部分，此冊所收各篇，於斯未有詳論，

故特著於此，幸讀者其繼續深研之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錢穆識，時年八十有三。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(七) 目次

序	三
一 明初朱子學流衍考	一
* 二 陳白沙先生五百三十四年誕辰紀念會講詞	四五
三 讀程篁墩文集	四七
四 羅整菴學述	六一
五 陽明良知學述評	九一
六 讀陽明傳習錄	一三三
七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及大學問節本	一二五
八 說良知四句教與三教合一	一六三

九	略論王學流變·····	一九九
一〇	王龍谿略歷及語要·····	二一七
一一	摘錄龍谿集言禪言三教·····	二二九
一二	羅念菴年譜·····	二四五
一三	讀陳建學菴通辨·····	二七五
一四	記公安三袁論學·····	二九九
一五	顧涇陽高景逸學述·····	三一九
一六	讀劉戡山集·····	三五—
一七	宋明理學之總評騭·····	三六七
*一八	晚明學術·····	三七九
*一九	王門之講會·····	三九三
二〇	朱子學流衍韓國考·····	三九九
*二一	現代對退溪學之再認識·····	五〇三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（七）

明初朱子學流衍考

上 吳康齋胡敬齋學述

黃梨洲明儒學案，崇仁吳與弼康齋褒然居首。並曰：「椎輪爲大輅之始，層冰爲積水所成，微康齋，焉得有後時之盛。」又備引東林顧涇陽、涇凡兄弟及其師劉戡山稱崇康齋爲之辨誣諸說。是康齋可謂受有明一代儒林所推重。余謂康齋集十二卷，詩占七卷，日錄占一卷，梨洲學案僅摘鈔其日錄，康齋爲人爲學之精神面貌，已顯著無遺。惟其詩與其日錄，皆如章袞所謂，乃康齋一人之史，皆自言己事。理學家爲詩，上有康節，下有白沙，皆畢生從事於此，而康齋亦然。人皆知康節、白沙詩，而康齋實爲其蜂腰，其詩尤平實。康節、白沙爲詩，不脫山林湖海氣味，

康齋則確然一農村老儒。日錄所謂「澹如秋水貧中味，和似春風靜後功」，其詩卽此境界。劉戡山謂「一時諸公，薛文清多困於流俗，陳白沙猶激於聲名，惟先生醇乎醇」，亦讀其詩而可徵。故凡讀康齋日錄，必能兼誦其詩，庶乎益可想像一代名儒於其日常平澹淳樸之生活中。至於事功著述，聲名言論，皆其餘事。其無可稱道處，正其無可企及處。顧涇凡謂其「曠然自足，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，下視塵世，曾不足過而覽焉」，是也。

惟余於梨洲崇仁一案，僅言其一稟宋人成說，而於其獨尊朱子以爲高山之仰止者，未加點明，稍感遺憾。本篇特於此節，略加稱引，餘不他及。

康齋日錄中，屢記夢孔子、朱子，其記夢朱子有曰：

夢侍晦菴先生側，先生顏色藹然，而禮甚恭肅焉，起敬起仰也。

此條在乙巳，康齋當年三十五。又：

昨夜夢同三人觀漲，擬同訪朱子，不勝悵歎而覺。

此條在丙子，距上引一條三十一年。又：

食後倦寢，夢朱子父子來枉顧。

此條在辛巳，距前引一條又五年，康齋年七十一。此外日錄中屢及文公先生、晦庵先生、朱子等云云諸條，茲不備引。

詩集卷一有默詠鵝湖倡和詩僭次其韻一首，詩曰：

先哲高風悉所欽，考亭朱子益留心，滄溟浩浩吞諸水，泰華巍巍失萬岑。理極研精無妄與，形純踐履更深沉。微軀每恨生來晚，空慕聲容隔古今。

其詩在永樂二十二年甲辰，康齋年三十四。康齋又於天順六年壬午春，特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，時年七十二。詩集卷六有適閩稿，其鉛山道中一首云：

平生迂拙寸心孤，何幸身親往哲途。借問山川羣草木，當年曾識晦翁無。

其流連嚮往誠摯之情有如此。詩集中又曰：「誰能萬一朱夫子。」又曰：「高山慨紫陽。」其他明白提及朱子，又次朱子詩爲韻作詩者極多，不備引。

文集卷八與章士言訓導書有曰：

犬馬之年三十有一矣，六歲入小學，七歲而學對句，十有六歲而學詩賦，十有八歲而習舉子業，十有九歲得伊洛淵源錄，（日錄云：在永樂庚寅，年二十。）觀周、程、張、邵諸君子出處大概，乃知聖賢之學之美而私心慕之。於是盡焚應舉文字，一以周、程、張、邵諸君子為心，而自學焉。今年自春初，專玩大學、語、孟、中庸，覺漸有所得。

又與傅秉彝書曰：

區區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，玩得論語一周。十五夜誦大學並或問亦一周。身心似稍有長進。

又上嚴親書有云：

諸弟所讀書，宜只以小學、四書為急，次及諸經本文，其子、史雜書，切未可輕讀。男少有所得，渾在小學、四書、語略、近思錄、言行錄。

此書在永樂二十一年癸卯，康齋年三十三歲。前引條下附註，時先生尙未見程氏遺書、朱子語類。又曰：

晦庵先生文集千萬發回，近來覺得文公先生言語愈深切著明，但用功不逮耳。

此書在洪熙元年乙巳，康齋年三十五。又與九韶書曰：

近承送朱子經濟文衡至，每日敬觀，正如溪澗恰漲，繼以驟雨也。意緒儘多，非筆所悉。

此書在宣德元年丙午，康齋年三十六。可知此數年間，康齋進學之概況。

康齋生於洪武二十四年辛未，十六學詩賦，乃承元末遺風。十八習舉業，此乃當時士人進身惟一途徑。十九從楊溥學，得窺伊洛淵源錄，乃即盡廢舉業，其剛果豪邁有如此。永樂甲午十二年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大全，時康齋年二十四。大全皆鈔襲元人舊著，康齋正值大全學文字訓釋之全盛時期，雖一意尊朱，一意尊朱子之四書，而能不墮入於箋註之繁，敦勵踐行，而亦不墮入於心學之玄。前有吳草廬，後有程敏政，皆激於時風，欲並提朱、陸以爲矯挽，而康齋獨不然。康齋之贊朱子曰：「滄溟浩浩吞諸水，泰華巍巍失萬岑」，是極能欣賞朱子道問學博文之一途，

而康齋亦絕不以此見長。四庫提要謂其學「實能兼採朱、陸之長」，不知朱學中，自可有此一途，能學朱，自兼陸；謂其必兼採，是乃當時館臣之淺見陋說耳。余故特著於此，以見朱子學流衍之一風格。

康齋從遊有胡敬齋居仁、陳白沙獻章，學皆尊朱子，然敬齋深不喜白沙。梨洲學案，則謂：「有明之學，至白沙始入精微，至陽明而後大，兩人之學最爲相近。」湛甘泉若水遊白沙之門，亦以濂溪、明道、象山聯稱，是則白沙途轍顯有轉嚮。故羅整菴謂「近世學術之誤恐自白沙始」，而敬齋已先言之，則惟敬齋可謂不失康齋之槩鑊也。

文敬集有三卷，其卷一復汪謙有曰：

孔子所傳，顏、曾、思、孟所學，及孟子沒而失其傳。周子發其端於前，程子遂擴而大之，朱子又集而全之，故吾道遂大明於宋。元之許魯齋，觀其所行端慤務實，亦非世儒訓詁可比。此外諸儒，皆以考索爲足以明道，註解爲足以傳道，求其操存踐履者蓋寡焉。若雙峯饒氏，公遷朱氏，已不免此弊，其流至於陳氏、吳季子等，則其口語亂道，其不得罪於聖門，吾不信也。

自孔子以博文約禮爲教，此下孟子偏約，荀子偏博，不免兩歧。北宋理學諸家亦偏約，所謂「喫緊爲人」是也。朱子集周、張、二程，並漢、宋諸儒之大成，博文之功，千古無匹，而不失約禮之精神。其詩曰：「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涵養轉深沉。」商量舊學卽博文，涵養新知是約禮。如鳥兩翼，如車雙輪。象山譏其支離，近代人疑其近荀子，此皆不識朱子爲學之真與大。元儒在異族政權統治下，喫緊爲人，蓋所難言。許魯齋大節已虧，如人陷泥淖中，何立、達可期！故元儒尊朱，終不免走上考索註解文字書本一路。明初五經四書大全，皆元儒成業，懸爲明代一代之功令，當時諸儒不免心生鄙厭，康齋、敬齋，乃皆在操存踐履上努力，而撰述之事非所重。於經史實學博文之功，卽敬齋亦已不能與黃東發、吳草廬相擬。影響所及，遂使明代理學，都偏向了約禮一邊。前如薛敬軒，後如羅整菴，同屬尊朱，同少博文工夫。康齋、敬齋同爲醇儒，康齋尙多爲詩，敬齋則詩文並罕，益見近裏篤實。其爲學，既重涵養新知，並亦商量舊學，又若於康齋爲一轉手，而惜乎終未臻於大成兼擅之境。

卷一奉羅一峯有云：

竊疑朱子沒，其門人親炙朱子日久，尙未甚失。然訓解漸煩，實體之功少矣。再傳則流於

口語，遂失其真。多是窮索文義，以博物洽聞為學。僅有西山真氏，知居敬窮理，故學雖博，有本體功夫。魯齋許氏，不務辭說。吳草廬初年甚聰明，晚年做得無意思。其論朱陸之學，以朱子道問學，陸子尊德性。愚以為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。平日操存涵養，無非尊德性之事，但其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，非若陸子之專本而遺末，陷於禪學，謂之能尊德性可乎？

此處分「操存涵養」與「存心窮理」為二，即伊川涵養在居敬，進學則須致知，朱子合之曰「居敬窮理」是也。惟敬齋又似多言窮理，而少言道問學，又似以尊德性為本，道問學為末，亦可謂以涵養為本，窮理為末。其評西山真氏有曰：「知居敬窮理，故學雖博，有本體工夫。」乃似顯分學業為尊德性涵養與窮理以及博學三項，而博學最居其末。蓋敬齋有意矯元儒之弊，不顧人務於廣覽博記，遂分別出此許多層次；其實窮理即所以尊德性，道問學即所以窮理，當時朱子教人，固未作此許多分別。其對象山，只謂自己在道問學方面多了些，固非顯分尊德性與道問學為二而有所軒輊也。

又復于先生有云：